



著者 游國恩
編者 王雲五

國學
叢書

楚

辭

概

論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初版

(二〇六二四)

國學小叢書 楚辭概論 一冊

每冊定價大洋陸角伍分 陸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著者 游國恩

主編人 王雲五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
版 翻
權 印
所 必
有 究

序

近來我們常常歎息中國無好文學史；也有逯譯外人所著來充數的，也有難鈔文論詩話來湊成的，也有攔入經學今古文之爭的，也有高論崑曲與國運之關係的。但這也難怪。第一，若未研究過西洋文學史，體裁必難盡善。第二，若不注重考證，取材必不可靠。第三，若不先從小部分做起，研究不易精審。因此，我們一方面力避前人的覆轍，一方面糾合同志作部分的研究——或分類，或斷代。斷代的如徐夢麟（嘉瑞）的中古文學概論，分類的如游澤承（國恩）的中國辭賦史。夢麟的已將上卷出版，澤承的尚在編著中。近來澤承因辭賦史中論楚辭的一部分材料特別多，與他部不稱，便讓他獨立，提出付印，叫做楚辭概論。我得有先讀稿本的機會，請得略陳我的「讀後感」。

自從屈宋到現在，已二千餘年了。然而真能懂得楚辭的，真能對楚辭盡相當的義務的，可說沒有。第一部差強人意的書，要算林雲銘的楚辭燈。此書雖陋，然砂石中未嘗沒有純金，只看讀者有沒有披砂揀金的能力。如清代蔣驥戴震們，便是從他得到暗示的。就我個人而論，考證楚辭的興趣也

由他引起的。現在澤承更進一步的作成數萬言的概論，可算是有楚辭以來一部空前的著作。不但可供文學史家的參考，且爲了解楚辭的捷徑了。

這書最大的特點，是把楚辭當作一個有機體，不但研究他本身，還研究他的來源和去路。這種歷史的眼光，是前人所沒有的。前人以爲屈原是一個偉大的天才，突然從天而降，產生數十篇名著。但我們若仔細研究一下，便知屈原之所以爲屈原，不是偶然的。澤承曾指出三種來源：（一）北方文學；（二）南方文學；（三）楚國——民俗的、音樂的、地理的。其中以第三點爲最重要。澤承的敘述也最精確詳細。故就我看來，此書第一篇第四章是一段極重要的文字。至於楚辭的去路，如賈誼以後的模擬家，澤承也有公平的批評。前人愛模擬，對於七諫九思一類有形式無內容的作品，不忍加以申斥。而澤承則列舉他們的缺點，稱之爲「蒸溜水」。這一點，我們覺得他的論調並不太苛。這種歷史的研究態度，是此書第一個大貢獻。

這書還有一個特點，便是對於作者的事蹟，作品的時代和地點等問題，一步不肯放鬆。關於這些問題，我和他的意見大致相同，但也有各異的地方。例如大招，澤承便進一步指出「青色直眉」

一個證據，因為「以青爲黑」是秦時語。又如遠遊，他也進一步的引參同契來證明這種思想是戰國時所無的。又如卜居和漁父，他也補舉稱呼和形式方面種種疑點。這都是結論相同而證據比我更進一步的。此外與我不同的亦多，最重要的如離騷天問的時代與招魂的作者。其中最可注意的是關於離騷的澤承一方面舉篇中文句爲證，一方面引史記、漢書、新序、風俗通爲助。旁徵博引，搜討頗勤，而離騷作於被放以後，乃成爲一種重要的主張。此外天問招魂方面，也很能「言之成理，持之有故」。這一種考據的精神，是此書第二個大貢獻。

這歷史的方法和考據的精神，便構成此書的價值。此外零星的意見，很多站得住的。最可注意的，是對於一二特別名詞的解釋，異常精確。澤承對於離騷惜誦二篇名的解釋，便是一例。他認「離騷」卽大招「勞商」之音轉，與後世「牢愁」、「牢騷」、「悵惘」相同。這一點確是發前人所未發的。他又釋「惜」爲「愛」。（呂氏春秋高誘注及廣雅釋詁）釋「誦」爲「諷諫」（說文及國語韋昭注）故說「惜誦就是好諫的意思」較之舊說「貪論」、「惜言」等等，便高明的多了。此外如解釋離騷中「靈脩」與「哲王」的分別，解釋九歌中「靈」與「靈保」等名詞，以及篇

中言情與祈神之貫通，都別具慧心，使後之注家不能不採用。這種地方似乎無關閤牂，但文學史家要估計一篇作品的文學價值，非先了解內容不可；若要澈底了解內容，便不能不注意這些地方。我們如何能忽略呢？

以上略述此書精義所在，使作者的苦心不至埋沒，讀者也不至食而不知其味。或者有人要譏他疑古太鹵莽了，嫌他考證太偏重了，怪他批評太武斷了。但是，讀者們，當知疑古是我們的主張，考證是我們的方法，而所謂「物觀的批評」(Objective Criticism)原是世上所無的。鹵莽也罷，偏重也罷，武斷也罷，若說此書是了解楚辭的捷徑，或者不是過譽。

我書至此，不禁有一種感慨。回憶四年前，我和澤承尚不認識。那時他見了我在努力報所發表考證楚辭的文字，便特地來訪我。四年以來，時相過從，頗極攻錯觀摩之樂。現在他快要離北平了，我們都感到一種悵惘的別意。我即以這篇序文餞澤承，并希望他不要拋棄這種工作，繼續的努力，使全部辭賦史以至全部文學史早日出現，其貢獻於學術界當如何的重大呢！

陸侃如序於北平。

敘例

一本書原爲中國辭賦史稿上卷古代辭賦史之大部分，後因敘述過多，恐有篇幅不勻之累，故略加刪定，改名『楚辭概論』別行之。

一本書研究材料以王逸楚辭章句所有者爲限，但舊本篇次頗多凌亂，今略依考定之次序敘述，以符史例。

一本書考證十之七，批評十之三，非敢有所偏倚，誠以古代文學史與古代歷史相同，時代與作者常多舛誤，故特詳加論次，以昭傳信之旨。

一本書第六篇『楚辭的注家』一篇，原爲列舉參考書目微意，但所列三十家，或坐原書散亡，或因坊肆罕有，搜訪至爲不易，茲特就已見所及並四庫提要所載，括其大凡，使好研究楚辭者得略窺原書旨趣。

一本書所引各書，多據原文，並詳注出處，以便尋檢，其未詳者闕之。

一本書作於甲子之秋，成於乙丑之夏，草草屬稿，經時閱歲，遷延至今，始付梓人，其間謬誤之處，自知不免，通人碩學，幸指正之。

一本書鈔寫之勞，頗承友人儲皖峯先生分任，作者至深感謝。

臨川游國恩識。

目次

第一篇 總論

第一章 楚辭的名稱……………一

第二章 楚辭與北方文學……………三

第三章 楚辭與南方文學……………二一

第四章 楚辭與楚國……………三九

第五章 楚辭在文學史上的位置……………四九

第二篇 九歌

第一章 九歌的歷史與分章……………六六

第二章	九歌的作者與時代	七一
-----	----------	----

第三章	九歌的意義與藝術	七八
-----	----------	----

第三篇 屈原

第一章	屈原傳略	九三
-----	------	----

第二章	屈原的作品	一〇七
-----	-------	-----

第三章	天問	一一〇
-----	----	-----

第四章	離騷	一二二
-----	----	-----

第五章	九章	一三九
-----	----	-----

第六章	招魂	一七五
-----	----	-----

第七章	大招	一八七
-----	----	-----

第八章	卜居與漁父	一九九
-----	-------	-----

第九章	遠遊	二〇一
-----	----	-----

第四篇 宋玉

第一章	宋玉傳略及其作品	二一九
第二章	九辯	二二九

第五篇 楚辭的餘響

第一章	總說	二四四
-----	----	-----

第二章	賈誼及淮南小山	二四七
-----	---------	-----

第三章	莊忌及東方朔	二五八
-----	--------	-----

第四章	王褒劉向及王逸	二七一
-----	---------	-----

第六篇	楚辭的注家	二七七
-----	-------	-----

楚辭概論

第一篇 總論

第一章 楚辭的名

『楚辭』這個名稱，在西漢武宣之世已經成了一個專名詞。漢書朱買臣傳云：『會邑子嚴助貴幸，薦買臣，召見說春秋，言楚詞，帝甚悅之。』又王褒傳云：『宣帝時，修武帝故事，講論六藝羣書，博盡奇異之好。徵能爲『楚辭』，九江被公，召見誦讀。』武宣時已經把『楚辭』和六藝羣書同樣的看待，那麼『楚辭』這個名詞至遲也該起自漢初。及至劉向校書，纔把屈原，宋玉，東方朔，莊忌，淮南小山，王褒諸人的辭賦，更加入他自己的一篇——九歎，合在一集，統名之曰『楚辭』。自此以後，『楚辭』纔有專書。

爲什麼叫做『楚辭』？『隋書經籍志』謂因爲屈原是楚人，故謂之『楚辭』。（東方朔、王褒等都不是楚人，而他們的作品也稱爲『楚辭』，這是體裁相同的關係。）又宋 黃伯思 翼騷序云：『屈宋諸騷皆書楚語，作楚聲，紀楚地，名楚物，故可謂之『楚辭』。』若『些只羌許』，『蹇紛佗傖』者，楚語也；悲壯頓挫，或韻或否者，楚聲也；沉湘江，澄修門，夏首者，楚地也；蘭茝，荳蔻，若芷，蘅者，楚物也。（見陳振孫 直齋書錄解題引。）黃氏詮釋『楚辭』的定義是很不錯的。

但我以爲『辭』本是楚國一種韻文的名稱，漢人則稱他爲『賦』。何以見得呢？史記 屈原傳云：『屈原既死之後，楚有宋玉、唐勒、景差之徒者，皆好『辭』，而以『賦』見稱。』班固 離騷贊序云：『離，猶遭也；騷，憂也；明己遭憂作『辭』也。』又云：『原死之後，秦果滅楚，其『辭』爲衆賢所悲悼。』由此可知楚國韻文本名曰『辭』，但他實際上與漢人的『賦』無異。（例如卜居、漁父兩篇純是漢人的散文賦；而司馬相如的長門大人諸賦又純爲『楚辭』的體裁。）所以屈原傳云：『乃作懷沙之賦。』漢書 賈誼傳又云：『屈原，楚賢臣也，被讒放逐，作離騷賦。』後來班固在藝文志『詩賦略』中竟標『屈原賦二十五篇』與賈誼、枚乘、司馬相如諸人同列，可見漢人對於『楚辭』是一律當作『賦』。

看待的。

其後又有稱『楚辭』爲『騷』者。如昭明文選不把楚辭歸併『賦』類，而別標名曰『騷』；劉勰文心雕龍有辨騷一篇，是包括『楚辭』全體而言。他們以離騷一篇來代表一切的『楚辭』，後人往往沿襲其例，凡『楚辭』都稱爲『騷』，是不對的。這一層宋荆溪吳子良林下偶談已經說過。（見注師韓文選理學權輿引。）我現在摘錄四庫提要一段話於後，以見『楚辭』稱『騷』之誤：『襄屈宋諸賦定名『楚辭』，自劉向始也。後人或謂之『騷』，故劉勰品論『楚辭』以『辨騷』標目。考史遷稱『屈原放逐，乃著離騷』，蓋舉其最著一篇。『九歌』以下均襲『騷』名，則非事實矣。』

第二章 楚辭與北方文學

大凡一種文學的發生，必有許多原因，而且必須經過許久的醞釀。我想：這價值又高，影響又大的『楚辭』，不發生於漢魏，也不發生於六朝，而獨發生於戰國，不發生於文化發達最早的北方諸

國。而反發生於後起的荆楚。這其中因果關係，還得我們去仔細的找一找。

我現在從各方面看來，覺得「楚辭」發生的原因實在太多，歸納起來，約可分爲三種：即（一）與北方文學之關係。（二）與南方文學之關係。（三）與楚國的關係。

如今先說頭一種：大概先秦之世，語言和文字有密切的關係，試看孔子論他的弟子們，把言語和文學並提，就可以知道。因爲有了這個關係，所以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傳記介子推的話云：「言，身之文也。身將隱，焉用文之？」又襄公二十五年傳引仲尼的話云：「志有之，一言以足志，文以足言。」不言，誰知其志？言之無文，行而不遠。」又襄公三十一年傳記叔向的話云：「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！子產有辭，諸侯賴之。若之何其釋辭也？」可見古人的言辭是很重要的。——在個人固然重要，在國際上往來應對尤其重要。那時候文辭的功用，大抵是幫助語言說得有條理，說得漂亮。但是怎樣纔能够使語言說的有條理而且漂亮呢？唯一的法子就是多讀「詩」。所以論語載孔子教他的兒子伯魚說：「不學詩，無以言。」這樣看來，學過詩，便會說話；沒有學過詩，便不會說話，可見學詩自然是幫助語言唯一的工具。而那時候行人往來，應對諸侯，又非語言不爲功，所以孔子又說：「誦詩三

百不達，便於四方，不能專對，雖多，亦奚以爲？」由此可知古人學詩的目的，是在造就出使能够專對的本領。試看春秋時，諸侯聘會燕享，周旋酬酢之際，往往要賦一賦詩。例如左傳昭公十二年傳云：

「夏，宋華定來聘——通嗣君也——享之爲賦。蓼莪，弗知，又不答賦。昭子曰：『必亡。』宴語之不懷，寵光之不宜，令德之不知，同福之不受，將何以在？」

我們須知宴席上賦詩，實在是春秋時諸侯交歡最重要而且必不可少的儀式。譬如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傳載鄭伯享趙孟，子垂隴、趙孟請陪者都賦詩以見志。於是子展賦草蟲，伯有賦鶉之賁賁，子西賦黍苗，子產賦隰桑，子太叔賦野有蔓草，印段賦蟋蟀，公孫段賦桑扈，趙孟都一一加以批評。雖然大半都是些詩之哲理的話，然而這個照例文章總是不可少的。要是在宴席上不能賦或賦的不對，那麼不是丟臉，便要受譏諒了。

此外春秋時諸侯聘問，還有一種儀式，便是歌詩。我也舉幾個例來說：

(一) 穆叔如晉——報知武子之聘也——晉侯享之。金奏肆夏之三，不拜。工歌文王之三，又不拜。歌鹿鳴三之三，拜。(襄四年。)